

成为、引领与超越

——略论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诗歌创作

屈子正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吉狄马加作为少数民族作家, 他的诗歌创作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 他的文学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鲜明的阶段, 并且都有相应代表作能够为他的进步与发展作证。本文将从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出发, 采用文本细读、分析归纳等方法, 论述吉狄马加三个阶段不同的创作特征, 明晰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价值。

关键词: 吉狄马加; 少数民族文学; 彝族; 诗歌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吉狄马加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一面旗帜, 甚至超越了少数民族的范围, 能够在中国所有当代诗人中, 拥有独特且重要的地位。

吉狄马加是至今仍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中, 少数拥有文学专业背景的诗人,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 他更是少数。相对于在新世纪网络文学兴起之后, 越来越多半路出家、由网络文学作品作为通行证进入到少数民族作家的行列的新的写作者来说, 吉狄马加这样专业、正统的身份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序列中显得更为可贵。

吉狄马加 1982 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中文系, 先后在《凉山文学》杂志社、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青海省政府等多组织机构担任要职, 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代表人物。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与高层次的政治地位, 使得吉狄马加无论是在文学领域或是政治范围内, 都有着极高的地位。

高质高量的诗歌创作使得吉狄马加成为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榜样, 也让吉狄马加成为了推动中国当代诗坛发展的一股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十余部优秀诗集的出版, 使他收获了来自国内外不同的诗歌奖项。2020 年 10 月, 他获得了厄瓜多尔瓜亚基尔 2020 国际诗歌奖。这是在国际诗歌有着重要意义的该奖项第一次颁发给亚洲诗人, 同样也是第一次颁发给中国诗人。吉狄马加也承担起了推动中国诗歌发展的责任, 他发起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青海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等诗歌活动, 希望打破诗歌这一特别的文学创作活动从目前的理论研究与诗歌创作集中在“北京”与“江浙沪”的局面, 让诗歌走向更广阔未来。

本篇论文将以吉狄马加的诗歌作品为出发点, 分阶段探讨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发展以及

他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

一. 成为少数民族作家：从《初恋的歌》谈起

吉狄马加是四川大凉山走出来的彝族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为民族而写作”的色彩。有学者指出：“如果重申吉狄马加在当代少数民族诗人中的符号化意义，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少数民族诗人（比如彝族诗人），更在意强化个人的先祖崇拜或民族代言人身份。”而吉狄马加恰恰也曾经明确地表达：“我写诗，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彝族，我的母亲也是彝族。他们都是神人支呷阿鲁的子孙。”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吉狄马加对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有着先行性的认识，“彝族”的身份特征是驱动他写诗的动力，“彝族人”的社会性赋予意义甚至在这个阶段也是超过吉狄马加的“诗人身份”的文学写作意识的。在他彝族人的身份意识之上，他也曾说：“我想通过我的诗，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的民族，了解我的民族的生存状态。我的民族的生活，是这个世界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我想，用诗去表现我的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去揭示出我的民族所蕴含着的人类的命运。”虽然这一些话语是多年之后吉狄马加才对自己的诗歌创作展开的论述，但是在写作的初期，我们以及能够明确地从他的诗歌作品中体味到他的这样一些“民族意识”观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吉狄马加的写作目的甚至都带着浓厚“为彝族”的色彩。这正是吉狄马加成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先行条件。

而彝族自身的文化底蕴也能够满足吉狄马加富有民族特色的表达。目前，彝族的人口总数排名中国少数民族第六位，且有着自己的民族语言——彝语。不仅如此，彝族还有着属于自己民族的宗教观念、创世史诗与传统节日等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化传统。吉狄马加诗歌中多次出现的“毕摩”、“支格阿鲁”、“《勒俄特依》”、“黑红黄”等都是彝族的民族符号，带着丰富的民族意涵。

吉狄马加初登诗坛，便带着浓厚的少数民族气息。而他正式成为少数民族诗人，便是依靠着他的第一部诗歌集——《初恋的歌》。

《初恋的歌》全集共分为三个篇章，这三个篇章分别是“童年的梦”、“爱谱的曲”、“希望的路”，共计收录 60 首诗。其中，《自画像》是公认的吉狄马加的进入诗坛的一张分量十足的“名片”。

《自画像》是一首关于彝族历史并带有诗人浓烈身份意识的诗歌。诗歌构建了一幅完整的彝族历史图景。诗人进入到彝族的历史内部，从“男女”两种性别“二元对立”的视角审视彝族的历史，吉狄马加也企图用彝族的视角去解构文学的母题，对“一切背叛/一切忠诚/一切生/一切死”展开诗的哲学层次的思考。而初登诗坛的吉狄马加面向诗人，面向诗歌，面向世界，发出的最为振聋发聩的自我介绍便是“我——是——彝——人”。这个“我”，不

单单指向的是吉狄马加个人，他指向的是整个彝族，并由彝族作为散发点，向世界提出了“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身份意识的存在。也借由着这一句话，这一幅《自画像》完成了从吉狄马加“个人”到彝族“民族”最后到“世界”的拓展。

除此之外，《初恋的歌》中，在诗歌中直接出现“彝人”字样的诗歌共有 8 首，分别是：《我愿》《鹰爪杯》《自画像》《黑色的河流》《古老的土地》《做口弦的老人》《母亲们的手》。而直接写到“彝族”的诗歌有 4 首，分别是：《猎人的路——一个老猎人的话》《木屋情思》《失落的火镰》《致印第安人》。这些诗中有诗集内的互文出现，在《自画像》中，吉狄马加写道：“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右睡的女人”，而女人“朝右睡去”的原因，吉狄马加并没有在这首诗里解释，等到《母亲们的手》，吉狄马加才在题记中做出解释：“彝人的母亲死了，在火葬的时候，她的身子永远是侧向右睡的，听人说那是因为，她还要用自己的左手，到神灵世界去纺线。”在诗集内部出现这种能够互相阐释的互文，不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吉狄马加诗歌表达上的整体性，也表现着吉狄马加在民族宗教意味表述上的构架与常态性。“彝族内容”在诗歌里的出现并不需要刻意提出，这部分内容应该成为诗歌有机组成的一部分，自然地融入进诗歌表达的意蕴之内。

吉狄马加在《初恋的歌》中，也承担起了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的责任。在《告别吧，古老的瓦版屋》中，他反思城市文明施加在少数民族文明之上的文明压力。对中国其他民族也呈现出来了较多的关注，例如《太阳下的舞蹈》描写了苗族的“四月八”，《红色短褂》则重点表现了白族，而《龙之图腾》中他甚至表现出来了强烈的中华民族的“大民族”意识。在《致印第安人》中，他积极与异质文明进行交流与对话。

虽然吉狄马加身上贴着“少数民族作家”的标签，但是他本质上仍然是一名单纯的诗人。诗人个人完整意象群的形成是他诗歌走向成熟的标志。在《初恋的歌》中，吉狄马加有两个意象在诗歌中多次出现，其意象内容的构建已趋于成熟。这两个意象分别是“猎人”和“孩子”。

“猎人”在《初恋的歌》所集诗歌中，一共出现在 11 首诗歌中，也就是说，在《初恋的歌》所集诗歌中，“猎人”这个意象在超过六分之一的诗歌中出现，这是十一首诗歌分别是：《孩子的祈求》《一个猎人孩子的自白》《孩子和猎人的背》《猎人的路》《猎人岩》《森林，猎人的蜜蜡珠》《土地上的雕像》《木屋情思》《猎人的太阳》《梦想变奏曲》《最后的传说》。而“孩子”在《初恋的歌》所集诗歌中，一共出现在 19 首诗歌中，也就是说，在《初恋的歌》所集诗歌中，“孩子”这个意象在接近三分之一比例的诗歌中都有出现，这十九首诗歌分别是：《孩子的祈求》《一个猎人孩子的自白》《永恒的宣言》《孩子和猎人

的背》《孩子与森林》《我…愿》

《木屋情思》《最后的传说》《一个山乡孩子的歌》《初恋》《自画像》《古老的土地》《秋的寻觅》《黄昏》《题纪念册》《一支迁徙的落》《孩子·船·海》《人啊，需要坚强》《致印第安人》。其中，有《孩子的祈求》《一个猎人孩子的自白》《孩子和猎人的背》《木屋情思》四首诗歌同时出现“猎人”与“孩子”两个意象。

“猎人”是彝族古老传统的一个象征，同时“猎人”也是彝族作为游猎民族的产物，是一种民族特色。猎人在彝族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每个村寨都会有一个以上的专业猎人。通过狩猎可以获取极其珍贵的生活资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狩猎可以尽量减少野兽对人畜的伤害。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猎人”也是男人的符号性表达，父亲形象的浓缩，也同样是现代文明中格格不入的存在。在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分野与汇流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承担责任。而“孩子”在《初恋的歌》中多表现为吉狄马加自我的投射，是一种自我的象征；“孩子”是吉狄马加家庭情感抒发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他新旧延承观念，构建起了独特的视野，在这种新旧文明的交汇之处，“孩子”的选择与走向是未来的象征。

《孩子和猎人的背》一诗中用“猎人”象征这彝族的传统文化，而用“孩子”表达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吉狄马加在文化的交汇范围内，构建了一个“二元对立”、“相背而行”的文化场域。吉狄马加对这两个彼此对立，而又可能走向融合或剥离的场域进行了“问题式”的探讨，发出“我憎恨/那来自黑夜的/后人对前人的叛逆”的呐喊来掷地有声地宣告：“背弃传统终将走向黑暗”。

《初恋的歌》使吉狄马加成为了少数民族作家，并且帮助他牢牢地在少数民族作家序列，甚至在中国当代诗人行列中站稳脚跟。这一部诗集也宣告着吉狄马加诗歌生涯的开始，成为少数民族作家只是他文学路上的第一步，而远未到达终点。

二. 引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以《一个彝人的梦想》《遗忘的词》为例

《一个彝人的梦想》出版于1989年，《遗忘的词》出版于1998年。这两部诗集并不是吉狄马加现有的诗歌最高成就的象征，但是这两部诗歌却标志着吉狄马加诗歌走向成熟，是他诗歌转向的标志。

如果说吉狄马加在《初恋的歌》中或多或少还表现着狭隘的民族观念，那么到这两部诗集中，吉狄马加以及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表现出来了他诗歌创作的新的风貌，特别是对自我诗歌创作的突破以及这一阶段较上一阶段的引领性与进步意义。

《一个彝人的梦想》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梦中的摇曲”、“黄昏的手掌”、“回忆的星光”；而《遗忘的词》中，重新收录了《初恋的歌》与《一个彝人的梦想》的部分诗词，新

录入的仅有“故土的神灵”与“生命的颂歌”两部分。

在这部分的诗歌创作内容中，吉狄马加拓展了自己诗歌表达内容的边界，也延展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吉狄马加清楚地认识到，“彝人的文化正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来自彝族文化的内部，也来自现代文明的冲击，在两种合力的缝隙，吉狄马加生发出了他关于“民族文学”的新的观念。在这个新的观念之中，他赋予了诗歌更高层次的责任：“我们将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人之间的诗意和谐。这无疑是诗的责任，同样也是诗的使命。”吉狄马加将自己诗歌创作的责任从单纯的描写民族中解放出来，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对人生、社会、世界等更高层面的内容都提出了要求。

在《一个彝人的梦想》与《遗忘的词》中，吉狄马加初步显露了自己的宗教观念。对于诗歌这样一种艺术门类，朦胧的宗教感是其艺术发展的一个较高目标。当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出“宗教”的意味，显露着这位诗人的诗歌创作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宗教是需要为“死亡”提供解释的，吉狄马加从彝族的文化传统中索要宗教观念。“在彝人的精神世界中，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是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彝人宗教文化的核心特征。”这种宗教观念，在《听〈送魂经〉》中表露得格外明显。诗歌的开篇，吉狄马加便采用了“亡灵叙事”的叙述技巧：“要是在活着的日子/就能请毕摩为自己送魂/要是在活着的日子/就能沿着祖先的路线回去”诗人从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的角度出发，或者说想象自己死去之前的日子里的经历，使自己的灵魂与肉身产生一道隔膜，隔膜的两侧是生与死，也是宗教与现世的两端，诗人对自我的评价也跨越了单纯的简单评价，事实陈述的层面，而是用“热爱所有的种族/以及女子的芳唇/他还常常在夜里写诗/但从未坑害过人”这样诗性的语言在狭隘化一个人生平的同时，拔高人的形而上层次，给诗作盖上了一层朦胧的“宗教意味”。《一个彝人的梦想》与《遗忘的词》中同样显露着“宗教意味”，指向死亡的诗歌作品还有《白色的世界》《黑色狂想曲》《太阳》《消隐的片段》等。“死亡”主题一直是吉狄马加诗歌中的显在抒情向度，和普遍性的死亡书写所不同的是，诗人笔下的死亡充盈着浪漫的诗意。很多情况下，死亡不再是肉体生命悲剧性的消亡，而是人类回归自然的循环开端，这恰恰是宗教色彩的高度凝练的表现。

诗歌写作意识的深化也是这一阶段吉狄马加诗歌创作进步的主要特征之一。诗歌的语言是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重要特征。英国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中重点分析论述了诗歌的语言，揭示出诗歌语言的重要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地拓展语言的边界是每一个诗人在诗歌写作的过程中，在语言的方面被天然地赋予的任务。

吉狄马加是一位特殊的少数民族作家。有相当一部分的少数民族是用母语进行写作，再

由翻译者翻译成为汉语的；但是吉狄马加是进行汉语写作，他是诗歌是先写作成为汉语诗，再被翻译成为彝语的。有评论家高度赞扬吉狄马加的诗歌语言：“通过对大量彝语表音表意系统的内在化挪用，吉狄马加的语言产生了一种‘互相的陌生化’：彝语因为汉语的表达而获得了更广泛的阅读和传播，而汉语则因为彝语的加入而获得了更鲜活可感的表达性功能。”在此阶段，吉狄马加在《部落的节奏》《被埋葬的词》《民歌》等多首诗歌中表达出来了他对诗歌语言美的追求。他在《被埋藏的词》中写道：“我要寻找/被埋葬的词/它是一个山地民族/通过母语，传授给子孙的/那些最隐秘的符号”，这表露着吉狄马加向民族、向历史要“词语”的一种写作态度。他由民族的、历史的作为出发点，将“母语”融入进他的汉语写作，极大程度上打开了汉语表现彝族内容的边界，也增添了汉语表达过程中的另一层次韵味美。

吉狄马加在这一阶段也将诗歌的写作内容拓展到了更广阔的内容，更远的边界。他在《关于爱情》中，大胆、直接地表达了他对爱情的认识，用诗意化的语言将自己对爱情的感觉娓娓道来。在《反差》中，吉狄马加构建了两个“我”，大胆探讨一个人的两面，不断深挖进入自己的内心，将“我”这样一个人物个体的复杂性阐释得淋漓尽致；而《题词——献给我的汉族保姆》是一首类似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诗歌。吉狄马加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自己身世苦难的汉族保姆。“汉族”只是一个标志词，在“民族”彼此对立的话语空间内，吉狄马加深情地抒发着自己对于汉族保姆的怀念，也在另一个层面表现着汉族保姆对我的情感。同时，吉狄马加也通过写作汉族保姆的苦难，表现了生命个体的苦难历程，吉狄马加对个体苦难的描写以汉族保姆为典型，但又不仅仅局限与她个人，他表现出来极高的人道主义关怀精神，由汉族保姆的个体推广到对人世间所有受苦难的个体的关怀，更表现了跨越种族的，关乎人类本质的“爱”的内涵。

最后，吉狄马加在《一个彝人的梦想》与《遗忘的词》中也开始表露出了他的社会批判的意识。吉狄马加的批判多集中在现代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对自然环境，彝族传统文化，游猎文明的冲击。在《不是……》中，这种批判是直接且沉重的：“不是我的披毡不美/不是我的头帕不美/不是我的丰采有何改变/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这样悲哀/那是因为我的背景遭到了破坏”在这首诗中，吉狄马加简单直接地写出工业发展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对工业文明盲目拓张的批判。吉狄马加承担的社会责任从民族内部进化到了全社会，社会责任的承担更大程度上得提高了吉狄马加诗人形象的正面性。《群山的影子》《假如……》《隐没的头》等诗歌中也表现了吉狄马加的社会批判。

在《一个彝人的梦想》与《遗忘的词》中，吉狄马加实现了自我的进步，他的诗歌在一个阶段得到飞跃，也促使了他的诗歌转向更高层次，更高规格的艺术表达范畴，更为他的

诗歌创作攀登上更高峰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超越少数民族作家视域：以吉狄马加新作《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裂开的星球》为证

吉狄马加有意识地使自己的诗歌创作指向更高的山峰，他对诗歌、对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诗歌的高层次跃进，求助于诗人们的不仅是语言技巧，最根本一点在于如何自纷繁万态的世相中砥砺思想，敏锐视觉，丰富灵魂，通过身心体验，艺术感光，创作诗歌佳作，唤起人类共识。”吉狄马加将自己的诗歌明确指向了“全人类”，在这一个诗人自身为自己加压的写作目标之下，吉狄马加在 2020 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交出了《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与《裂开的星球》两部优秀的长诗作品。长诗更能展示出诗人平时不易觉察的胸襟和情怀。这两首长诗吉狄马加最新的诗歌创作成果，也是他目前“诗歌世界性”的最高层次表达。

这两首诗都是吉狄马加面对着当今世界肆虐的“新冠疫情”而成的“时事之作”。

《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发表于《光明日报》2020 年 02 月 07 日的第 14 版。这首诗歌写作于 2020 年 2 月 1 日-2 日，这段时间恰恰是武汉疫情吃紧之时。吉狄马加用诗歌为我们全体中国人打了一剂强心针。《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政治抒情诗。吉狄马加将“新冠病毒”上升为“死神”，指出我们是在于时间赛跑，与死神赛跑，来抢救生命，表达了“人民生命至上”的政治追求。

吉狄马加在这首诗中体现了特殊阶段的世界眼光。他将中国为抗疫做出的贡献对等到了同样是为“世界”安全和平发展做出的贡献里，“让我们把全部的爱编织成风，送到每一个角落，以人类的名义。”是他对人类应该共有的爱的普遍向往与对人类应该彼此关怀对方的号召。“世界的部分中国，中国的中心世界，/当你的呼吸急速，地球的另一半/也会面部通红。”这一句诗句契合“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着的，且这一联系正在且必将不断加深的整体”的“地球村”观念。世界是其他国家与地区是应该与中国站在同一战线，帮助中国渡过难关的。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吉狄马加却构建了世界与中国的对立，他在诗中写道：“哦！世界！请加入到今天中国这场/抗击病毒的战役中来吧，中国的战役就是世界的战役！”这一句话却暗含着现阶段世界并没有正式与中国一道，站在“死神”的对立面，“新冠病毒”的对立面，一同抗击疫情，却是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冷眼或嘲讽地看待中国正在经历的苦难。吉狄马加在这首诗中也强调了“人道主义”，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号召世界各国与中国一道在疫情中战斗。

而吉狄马加的这首《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对当时处在特别时刻的中国人、水深

火热中的武汉人更是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他看到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在疫情中的坚持、抗争、理解与脆弱中的顽强，他也看到了中国全体国民在这场疫情之中呈现的“战士的姿态”。他高度地赞扬了中国人不屈的精神，“为生命至上”的生命观念，鼓励着人们坚持战斗，不打赢这场战斗绝不放弃。《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是带有这高层次的“史诗意味”的，他是“文明史诗、现实主义史诗”，“颂唱的是人民群众和他们展现出来的集体英雄主义和文化精神。”

《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是吉狄马加在新冠疫情在中国肆虐的严峻时刻给人民以鼓舞的一首重要的诗歌作品。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味，是战斗的号角，是坚持的加油站，也是我们阶段性地战胜疫情的重要勋章。

而《裂开的星球》则是吉狄马加 2020 年 4 月份写下。当时，中国的新冠疫情在得到初步的控制，而世界其他国家的开始不断地遭受新冠疫情的重创。吉狄马加放眼世界，从人类的群体意识出发，描写了人类未来的生存图景，号召各国一道，齐心协力，战胜新冠疫情。

《裂开的星球》的文学表达是强烈的，在较高的文学性下，吉狄马加即使写作的是给全人类阅读的诗歌，在吸取世界文学的精华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传统。《裂开的星球》全诗共 528 行，诗歌结束之后共标记有 28 处注释。这二十八处注释中，有 6 处化用了彝族的民族传统文化来行文，也借用彝族的内部文化构建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意象。例如“老虎”：“老虎”是彝族彝族古典创世史诗《查姆》中代表着世界在另一个维度运行的最高的运营者，是一种规则的掌握者和推动者的象征图腾。而在《裂开的星球》中，吉狄马加直接将“老虎”作为世界运行的最高准则，代表着宇宙范围内的审视者。“是这个星球创造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这个星球？//哦，老虎！波浪起伏的铠甲/流淌着数字的光。唯一的意志。”是《裂开的星球》一诗中的开头与结尾共用的诗句。吉狄马加的眼界已经抵达了宇宙，站在了更为宏观的角度来审视我们这一个星球，这样一种超越的意识眼光更能看出吉狄马加世界眼光与人类意识的高度。这首诗流露出来了吉狄马加认为“人道主义应远高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认识，同时，他也将人类较为渺小的地位，认为在这个星球之中，人类应该饱含深情，满含敬畏。有评价家指出：“吉狄马加对这种爱的传达，不是凌空蹈虚地高声呼喊，不是直抒胸臆地淋漓宣泄，而是从个人感知出发，抵达人类的大爱高度，呈现了‘个人—彝人—世界—人类’的情感理路。”这首《裂开的星球》恰恰是他高质量完成了“个人—彝人—世界—人类”四个转向中最后一环的最好证明，也为他现阶段诗歌创作生涯交出了最高分的答卷。

吉狄马加曾经说过：“深刻的人类意识，是人类今天面对战争、面对生命和死亡作出最

后选择时的精神遗言。”而在《裂开的星球》中，是人类同时面临与“新冠病毒”的战争，面对生命被威胁，面对死亡的恐惧时创作出来的象征诗人最高层次的“精神话语”。

《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与《裂开的星球》都是吉狄马加“合为时而著”，“合为事而作”的带有浓厚时代色彩与社会内涵的诗作。这两首诗超越了吉狄马加少数民族的作家身份，吉狄马加在创作时目光投诸的视域也远远超过了民族视野，国家视野甚至超过了世界视野抵达了宇宙视野。这两首诗以吉狄马加新作的标签，成为了吉狄马加现阶段的代表作品，彰显着他卓越的诗歌眼界与现实关照性，也将他的世界性视域作为浓烈的色彩，抹上他的诗歌旗帜，使他成为中国当代诗人在世界诗歌创作领域中极具高度的旗手。

结语

海德格尔曾说：“一切本质和伟大的东西，都源于这一事实：人有一个家并且扎根于一个传统。”吉狄马加的民族便是他的家，他自己也深深地扎进彝族的传统，这使得他的伟大成为了可能。吉狄马加用诗歌这样艺术体裁，深入民族，回溯历史，不断地增强自己的文学创作实力，扩宽自己诗歌表达的范围边疆，更重要是提升自己不仅仅作为诗人，更是作为人类一份子的意识。

回顾吉狄马加成为少数民族作家，引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超越少数民族视域三个鲜明的文学发展阶段性的代表作品，我们对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的民族观念、文学价值、社会意义与创作阶段本身的特征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能够在客观事实与主观情感上肯定吉狄马加诗歌作品的价值。

吉狄马加被誉为是“用现代意识观照彝族传统历史文化的第一位彝族现代诗人”。现在，在少数民族文学的视域观念之下，我们认为吉狄马加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而当我们跨域少数民族作家与传统汉族作家的界限，将吉狄马加放归到中国当代作家群体甚至世界文学创作者的群体中，我们仍能肯定且自豪地提出我们的论断：吉狄马加是一位优秀的诗人。

参考文献

- [1] 胡亮.“一万句克哲的约会”——吉狄马加《不朽者》初窥[J].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2).
- [2] 吉狄马加.时间[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 [3] 吉狄马加.初恋的歌[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 [4] 吉狄马加.吉狄马加诗选：封底[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
- [5] 吉狄马加.青海湖诗歌宣言[J].诗刊(上半月刊), 2007(10).
- [6] 李骞.论吉狄马加诗歌的人类学价值[J].文学评论, 2016 (05) .
- [7] 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 [8] 卢桢.“世界性”的内在构成——论吉狄马加的诗[J].文艺争鸣,2020.9.
- [9] 杨庆祥.民族志、人类学和“世界诗歌”——论吉狄马加[J].扬子江评论,2019(06).
- [10] 吉狄马加.遗忘的词[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 [11] 吉狄马加.一位富有激情、责任与人文关怀精神的诗人[N].文艺报，2006-2-18(2).
- [12] 吉狄马加：劲健与悲慨：钓鱼城—长诗的境界与魅力[N].四川日报,2019-3-29(11).
- [13] 李瑾.《裂开的星球》的责任、担当和新史诗精神[N].中国艺术报，2020-8-7 (003) .
- [14] 罗小凤.“来自灵魂最本质的声音”——吉狄马加诗歌中灵魂话语的建构[J].民族文学研究, 2011 (6) .
- [15] 吉狄马加.诗与我们共同面临的时代[N].文学报，2009—6—4(12).
- [16] 保伍拉且，李锐.大凉山新诗潮的缘起与意义——当代大凉山诗人简论[J].凉山文学，2008.7.

Become,Lead and Surpass**——On Yi poet Ji Di Maga's poetry creation**

Qu Zizh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00)

Abstract: As a minority writer, Ji Di Maga's poetry creation has strong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his literary development has gone through three distinct stag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presentative works can testify to hi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three stages of Ji Di Maga's poetry creation, using the methods of text close reading, analysis and induction, discuss the three stages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Gidimaga's poetry creation, clarify the value of Gidimaga's poetry creation.

Keywords: Ji Di Maga; minority literature; Yi; poetry

作者简介:屈子正，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影视文学。

